皇清經解

D仁12
478
325

門 12
疏
憲

仁
478
325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七十七

學海堂

桐城馬進士宗璉著

春秋左傳補注

賈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六藝精確不可移易矣其地名有京相璠爲之注釋酈元水經注引之於三家說融洽貫通左傳學思過半矣元凱集解於漢晉諸儒解未能擇善而從其地理又未能稽度遠近妄爲影附此劉光伯規過之書所由作也東吳惠先生棟遵四代之家學廣搜賈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漢子書爲證繼先儒之絕學爲左氏之功臣余服膺廿載於惠君補注間有遺漏復妄參末議焉效子慎之作解詁家法是守鄙冲遠之爲疏證曲說鮮通是亦惠君所仰望於後學者也

隱元年傳莊公寤生　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覺而有言曰寤

爲之請制　郡國志河南菀陵有制澤酈元水經注菀陵作宛

陵菀宛古字通酈元曰縣有二城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

制澤

不義不暱　說文引作不義不翻翻與翻通爾雅曰翻膠也邵

先生晉涵曰釋詁云膠固也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故下文云

厚將崩今本作不暱杜訓暱爲親則與厚將崩之辭不相屬

矣璉案南史梁帝紀論亦作不義不昵

二年經紀子帛　案水經淮水注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

故紀子帛之國是酈元以帛爲紀子名也

三年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此傳

用夏正之證賈公彥周禮正義云周雖建子爲正及其行事

皆用夏之正歲

石碏諫曰　王符潛夫論曰石氏衛公族

憾而能眕者鮮矣　說文云眕目有所恨而止也戴侗六書故

謂眕有忍意

五年經春公矢魚于棠　釋例曰舊說棠魯地又土地名棠本

宋地案水經注武棠亭下荷水所經

六年傳納諸鄧　郡國志河南緱邑有翼城詩譜言晉穆侯遷

都於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酈元汾水注詳

言之惟鄧地未詳世本云唐叔虞居鄧宋忠曰鄧今在大夏

案大夏在晉陽縣唐叔始封之地史記晉世家晉哀侯九年

曲沃武公伐晉侯于汾旁虜哀侯是鄂地在汾旁之證計其地去晉故絳都亦不甚遠故鄂侯之子仍號爲翼侯亦鄂近翼城之證

周任有言　馬融論語注周任古之良史

八年經遇于垂　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酈元曰小陽城在句陽城東半里許杜註未詳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詩閟宮篇居常與許毛傳以許爲魯西鄙之邑鄭箋以許爲許田桓元年卒以許田與鄭矣無緣復爲魯有也魯頌多修言之耳

公命以字爲展氏　禮記正義云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展氏臧氏是也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璉案仲達分晰氏族甚有條理適夫人之子伯仲爲氏惟魯然耳列國如鄭伯弟語秦伯弟鍼皆不以叔仲爲氏也

十一年傳及大逵　爾疋九達謂之逵劉光伯云九道交出也杜注鑿不書于策　正義云蔡邕獨斷云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注中庸亦云策簡也蓋簡策

同物而異名單就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字也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璉案疏言甚晰若鄰國來告有篡弒兵荒之事則書於策衞甯殖所謂名藏在諸侯之策如國內有亂但執一片之簡而可書者則先書於簡南史氏執簡以往服虔注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也

桓二年經取郜大鼎于宋　闕駟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

粢食不鑿　詩召旻鄭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引九章算術云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生民篇正義云米之細者乃窮於御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御米者不鑿是不用

御米

鞞鞗　詩瑮琫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正義云鞞者刀削之名琫者鞘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左傳正義曲從杜解云飾有上下先鞞後鞗故知鞞爲上飾鞗爲下飾顯與詩毛傳正義相背劉光伯以毛傳規杜甚當

錫鸞和鈴　禮記鄭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周禮疏引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讀詩記引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後漢書志補注引干寶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爲鈴

其弟以干畝之戰生　顧亭林曰干畝當依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括地志所謂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是也閻百詩辨之曰千畝乃周之藉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括地志所言太遠璉案郡國志太原介休有千畝聚劉昭言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是戰乃晉勝敵非若周宣之戰乃敵勝周百詩誤以爲周宣千畝之戰證其宜在藉田非是

怨耦曰仇　三倉云讎對也衆經音義引李巡爾疋注曰仇讎怨之對也

三年傳芮伯　書序芮伯作旅巢命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五年傳周公黑肩　荀子云周公歸周楊倞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黑肩其後也

六年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周禮封人歌舞牲先鄭注六年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康成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是奉牲以告乃封人奉牲而歌舞之辭

親其九族　古尚書說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杜從歐陽說正義引鄭康成辨九族宜從古尚書說甚詳當據之以解此文九族正義乃曲爲杜解何也

先君獻武廢二山　杜注二山具敖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敖山

八年經祭公來　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以魯爲宗國故來朝

十二年傳盟於句瀆之邱　酈元曰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也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

十三年傳狂於蒲騷之役　爾疋狂復也詩疏引孫炎云狂忸前事復爲也蒲騷之役在前故云狂復爲之

羅與盧戎兩軍之　酈元曰夷水導源中盧縣界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又東南逕羅川北故羅國也中盧卽盧戎國是羅與盧戎本鄰國故合謀以出楚師韋懷後漢書注中盧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

十四年傳伐東郊取牛首　司馬彪郡國志魯國有牛首亭劉昭補注云宋伐鄭取牛首卽此秦鄭地不得至魯國此劉昭謬注酈元曰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亦謂之宋溝又逕陳留縣故城南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是牛首地在陳留縣界之證

爲盧門之椽　案呂覽楚莊王圍宋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閭是盧門乃宋外城門去宋都城四十里顏氏家訓載徐仙民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反釋文不載但音直專反徐音蓋古音也

十六年傳壽子告之　齊詩衞宣公之子壽閔其兄汲之且見

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御覽

十八年經公會齊侯于濼　說文濼齊魯閒水

莊元年經築王姬之館于外　後漢荀爽傳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齊師遷紀邦鄑鄑　案郡國志朱虛屬北海非屬東莞正義據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晉郡縣改屬也

三年經紀季以鄑入于齊　續述征記云玄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城故鄑亭也按此是鄑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

四年經享齊侯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郡邱春秋時曰祝邱鄑元曰沐水又南逕東海郡邱縣故春秋之祝邱

傳除道梁洚　鄑元曰洚水又東南逕隋縣故城西

六年傳齊人來歸衛寶　史記衛世家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八年傳成葵邱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是無庸戍之胡廣言汾陰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城案汾陰漢屬河東爲晉地山陽爲邾魯二國地齊境不至此齊桓會諸侯於葵邱杜注葵邱在陳留外黃郡國志亦云外黃有葵邱聚案此葵邱爲齊宋交界之境亦爲中原襟要之區故齊襄使二人戍之若如杜注在臨淄縣西雖期年公問不至何至於作亂京君疑之是也

田於貝邱　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濰水有地名貝邱在齊西北四十里地近又有內應故易於作亂

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世家注賈逵曰雍廩葵邱大夫昭十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正義引鄭眾說以渠邱爲無知之邑據鄭眾說及左傳文是史記引賈注葵邱正渠邱之譌渠邱本無知邑雍廩爲渠邱大夫時無知虐之故雍廩懷憾而殺無知

九年經冬浚洙　酈元曰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乘邱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籀注公敗宋師卽此地璉案魯

師自雩門竊出以敗宋師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云乘邱在瑕邱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瑕邱與魯縣接界則乘邱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爲春秋之乘邱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於此小顏注不足据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邱魯地

傳自雩門竊出　案酈元泗水注雩門南隔水有雩壇故名曰雩門

十一年傳公以金僕姑　呂忱字林作鏷鎛魯矢名

十二年傳宋萬弒閔公於蒙澤　酈元曰獲水又東逕長樂固

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於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郡國志曰梁國蒙縣有蒙澤

蕭叔大心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子衍喬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

十二年經齊人滅遂　酈元曰汝水西南逕遂城東京相璠曰遂在蛇邱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邱西北葢杜預傳疑之非也

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　石經燄作炎

妖由人興也　說文妖作㜷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㜷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此蛇異亦謂之㜷是妖蠥可互稱許叔重說亦未確

寡人憾焉　服虔左傳注憾恨也字林云憾不安也

典司宗祏　昭十九年傳懼隊宗主服虔注云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祏

言先君桓公使其先人主之桓公厲王之子立其父廟宜也

大夫不得有主古春秋左氏說大夫以石爲主誤與說文同

鄭氏引少牢饋食正之衞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與其衷甸紫裘同一僭禮不可引以爲證

十八年經有螽　呂覽螟螣蝗高誘注兗州謂蝗爲螣音相近也

淮南子沅州謂之螣高誘注螣讀近殆緩氣釋文云螣本又作蜮玉篇蟨蛾蚍皆徒得切是螣字本作螣因方言讀爲蜮耳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螣蜮章懷注蜮一名短狐徐楚金說文繫傳虫部蜮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而誤

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　世系表云商武丁之裔孫封於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

十九年傳大敗於[illegible]　[illegible]西三里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東觀津鄉當荆揚之咽喉後漢書岑彭傳彭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取爲國之圖以爲圍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養禽獸處曰圃倉頡篇云種菜曰圃

而葬於經皇　鄺拳爲大闕是楚王守門之官經皇蓋楚寢門名以宣十四年傳穆及宰皇在寢門之內證之可見葬於經皇蓋葬於楚王墓闕前象生時職守寢門之誼杜解未晰

廿二年經春王正月肆大眚　賈逵說是

傳風爲天於土上杜注自二至四有艮象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虞翻解曰艮爲宮室坤爲闔戶小人而應五故闚觀女貞李鼎祚曰六二离爻离爲目又爲中女外互體艮艮爲門闕女自近門闚觀之象是杜解自二至四有艮象者蓋互體之義

廿三年傳士蔿曰　水經汾水注引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

卿士爲斯其胄也

廿四年傳御孫　韋昭魯語注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璉案刻桷丹楹皆匠師之事故御孫諫之

廿八年經冬築郿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經書冬築郿公羊傳謂之微

傳娶于賈　張華博物記曰河東臨汾有賈鄉賈伯邑

縣門不發　墨子備城門篇曰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

鄭人將奔桐邱　水經洧水注洧水又東南逕桐邱城

卅年經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案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穀城縣西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

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廿八年冬所築郿也公羊傳作微清即公及宋公遇於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濟又在濟水以南

卅二年傳城小穀　酈元曰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

能投蓋於穆門　劉光伯規過云謂投車蓋過於穆門水經泗水注引服虔注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與劉意畧同皆勝杜注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夫人淫於二

叔頹注二叔謂慶父及叔牙是慶父亦叔牙同黨故欲援立之非但爲母弟也

閔二年經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郡都陽縣應劭注云齊人遷陽故陽國是惠棟云陽是城陽國陽都縣應劭注云齊人遷陽故陽國是惠棟云一國兩屬未詳孰是璉案城陽陽都縣應劭已明言此故陽國是爲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於東海都陽故應注都爲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爲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

傳及密　酈元曰時密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於魯及密而死是也杜注密魯地非

公與石祁子玦　禮記檀弓石祁子爲石駘仲之庶子鄭注駘仲魯賢大夫石碏之族

戰於熒澤　尚書滎波既豬詩疏引鄭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

重錦卅兩　覲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

用其衷則佩之度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也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申生太子當佩環佩琨方謂之度命之佩玦是使之決於嫌疑之際而速之去也故字夷曰金玦不復

齊桓公遷邢於夷儀　漢志河內郡平皐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於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以其在河之泉處勢平夷故曰平皐瓚注云春秋狄人

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皐是邢邱非國也璉案郡國志河內平皐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皐之邢邱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皐邢邱乃衛所滅復入於晉師古曰晉侯送女於邢邱卽此薛瓚駁應說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於應劭矣史記正義云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廿里

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酈元曰地水出剛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

二年經盟於貫　酈元曰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闕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於貫杜預以爲貫也云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唯是邑耳

傳冀爲不道　水經注引土地名河東皮氏縣冀亭古之冀所都是冀爲一國之證

入自顚軨　酈元曰傅巖東北十餘里卽顚軨坂

伐鄭三門　說文鄭晉邑郡國志沛國有鄭聚劉昭補注引服虔曰鄭晉別都正義載服注云冀爲不道伐鄭三門謂冀伐晉冀之旣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按劉昭妄引服注以釋沛

國鄭聚爲晉邑殊謬然服注鄭爲晉都與說文鄭爲晉邑此爲有據杜以顛軨坂在大陽爲虞國地郡國志河東大陽縣有下陽城有顛軨坂無鄭邑不可因其地近虞城遂臆斷爲虞邑也安知冀爲不道非兼伐虞晉兩國地墨子兼愛篇瀧爲底柱水經河水注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鄭之三門疑卽砥柱也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濤塗　世系表云袁氏出自嬀姓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十世至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

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詩瀍哲相土烈烈正義云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故得征五侯九伯

之至於無棣　酈元曰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京相璠曰嘗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爲近案酈注是無棣近南皮縣界

次於陘　史記楚世家兵侵楚至陘山戰國策曰楚地有汾陘之塞尒疋山絕陘郭注連山中斷絕是凡山之中斷絕者皆可謂之陘徐廣曰陘者山絕之名括地志曰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十里

方城　盛宏之荆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潕水達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酈元曰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

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是方城卽楚長城之證高誘淮南注以葉縣方城爲據是猶舉其一隅也

五年經楚人滅弦　鄭元曰江水又東逕西陽郡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

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軼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西陽軼縣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軼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圖志所云弦國之都也

傳必書雲物　史記天官書歲正月旦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晡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各以其時雲物占種所宜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物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晉侯使以殺申生之故來告　閻百詩曰春秋之經爲聖人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意得之璉案申生死在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證經書在五年春此經用周正之證

美城其賜邑　周禮正義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大夫之私邑皆有城郭故南遺城費申侯亦城其賜邑

虞不臘矣　應劭風俗通曰周曰大蜡秦改曰臘蔡邕月令章句曰周曰蜡秦曰臘是秦漢改蜡曰臘之證呂覽作於秦時其孟冬月令云禘祖五祀戴記月令始云臘先祖五祀戴記經漢儒更易故以秦漢閒語入之左傳自邱明授曾申至荀

卿授張蒼荀卿張蒼秦漢閒人也故言虞不臘矣左傳非盡
出邱明手是其證朱子言秦時始有臘祭證諸秦漢諸書而
益信其有據惠君疑之禮運與於蜡賓世說注引五經要義
云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此惠
君說所本也
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張守節正義引南雍州記曰宋井伯宛
人也
七年傳官受方物　如楚貢包茅之類
八年經盟于洮　鄺元曰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
洮
九年經于葵邱　鄺元引春秋古地云葵邱地名今鄄西亭是
也鄄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中牟鄄以衛諸夏是葵邱
宜在鄄與牢孔勤遠畧之言相合
傳以是藐諸孤　杜訓藐爲小惠定宇本
呂忱字林訓藐爲小皃笑貌皆非是爾疋釋詁藐美也說文
作邈美也大雅瞻仰篇藐藐昊天鄭箋云藐藐美也方言藐
廣也詩毛傳云藐藐大貌是藐爲美大之稱言以是美大諸
孤託在大夫可不善爲保護乎
重賂秦以求入　呂覽重賂秦以地而求入高誘注地河外之
城五
十五年經楚人敗徐于婁林　郡國志下邳徐縣有樓亭或曰
古婁林

傳晉侯許賂中大夫　外傳云夷吾謂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以汾陽之田百萬甕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

東盡虢畧　酈元曰涓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虢畧在陸渾縣西九十里

輅秦伯　呂覽載墊人救秦伯事甚詳左傳失載故敘輅秦伯未甚明晰

舍諸靈臺　詩緯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

史佚　大戴禮保傅篇引明堂禮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志者也當立於後是史佚也淮南子作尹佚高誘曰尹佚史佚也後漢書翟酺傳云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禮記疏闕文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鄭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疏闕文又云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尚書稱逸祝冊是也璉案洛誥逸祝冊詩烈文疏引鄭注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是史佚至成王時猶存故鄭注爲成王時賢史

晉於是乎作爰田　漢書食貨志云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璉案周制三年易田自是美惡相均無貧富不均之患晉自武公得國以後授田之制不均或有得不易上田者不復以

中下之田相易今晉惠欲加惠於國人或於平昔易田之外
別加厚焉服虔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所謂易其疆
畔者正是分別其一易再易之田界以施恩於國人也若如
賈逵以田出車賦之解晉惠當去國之時民心未定豈復更
張田法以驚擾恩民邪且與下文惠之至也不貫以子慎之
說爲優矣

陰飴甥　陰地乃晉之重鎮左傳楚子使爲陰地之命大夫士
蔿飴甥晉惠心腹臣也故使爲陰地之命大夫瑕近桃林之
塞在解與猗氏二縣之閒皆近秦之重鎮或亦使飴甥處之
張華博物志曰永安有呂鄉呂甥邑是瑕呂皆飴甥所處之
邑故又名瑕呂飴甥杜解瑕呂爲姓謬甚酈元水經注又作

瑕父呂飴

展氏有隱慝焉　孟子主若隱其無罪趙岐注隱痛也論語修
慝孔安國注慝惡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
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
杜注本劉歆說

盟于王城　酈元曰洨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世人猶
謂其城曰王城杜注馮翊臨晉疑遠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　說文鷁作鶂或从鳥司馬相如說鶂从
赤

十七年傳蔡姬　史記管蔡世家蔡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
夫人

十九年傳梁伯好土功　博物志曰今梁多有城

廿二年傳須朐　酈元曰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是也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葢邊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璉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是須昌西北卽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廿二年傳鑊鑊有毒　字林曰鑊盛人者關西謂蠔曰蠣服虔通俗文曰長尾爲蠣

廿三年經春齊侯伐宋圍緡　闕駰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酈元曰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

傳左執鞭弭　御覽引毛詩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

秦伯納女五人　韓非外儲說秦伯嫁女於晉公子文衣之媵七十人

奉匜沃盥　儀禮士昏禮夫人於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鄭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懷嬴爲媵令於晉文入室時使沃壻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廿四年傳臣負羈紲　說文羈馬絡頭也服虔云犬繩曰紲正

義云係馬亦稱繩未確當从許愼服虔說以羈爲馬繮繩爲
犬繮猶言服犬馬之勞也

實紀綱之僕　呂覽用民篇云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
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正義引說文疏證紀綱爲百領之
帥詩棫樸篇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綱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
之爲紀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孔傳云下之順上當
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此紀綱之僕亦有條不紊之意
訓爲首領之帥甚確

寺人披　章懷後漢書注寺人披一名勃鞮字伯楚

其出也竊藏以逃　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因盜
重耳資而亡

凡蔣邢茅胙祭　此六國皆畿內諸侯周有凡伯毛伯祭伯杜
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郡國志河內共縣汎亭劉昭注爲
凡伯邑水經淮水又東過期思縣北鄢元曰縣故蔣國周公
之後郡國志云河內州平皋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說
文云邢周公子所封地也近河內懷鄢元曰洛陽有茅城水
經濛水又東逕胙亭東鄢元曰故胙國富辰所謂邢茅胙祭
周公之後也祭韋昭國語注以爲周公之後廣韻云周公第
五子所封

甘昭公　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廿五里鄢元曰甘水
東一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
城鑒甘聲相近卽故甘城爲王子帶之故邑是以昭叔有甘

公之稱焉

及坎欲　鄭元曰服虔以爲鞏東品名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

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處于汜　鄭元曰汜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

襄城

好聚鶡冠　後漢輿服志云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逝春秋左

氏傳曰鄭子臧好鶡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說文云鶡知天

將雨鳥也

侯宜多　世系表云侯宜多姬姓

十五年經納頓子于頓　鄭元曰濊水於獲嘉縣入潁水至於

頓故頓子國

傳殺之於隰城　鄭元曰沙溝又東逕隰城北

十六年傳齊孝公伐我北鄙　盧辨大戴禮保傅篇注齊在魯

北

室如懸磬　劉光伯曰如磬在縣下無粟帛說文磬器中空也

殼古文磬字磬器中盡也

十七年傳先軫曰　劉光伯規杜云下蒐於被廬先軫始佐下

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

十八年傳蕘儋負羈氏　韓非子十過篇云文公令人告儋負

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達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

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

餘家是蕘釐負羈氏非獨負羈一家也

使門尹班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逸周書皇門解曰會羣門又曰大門宗子毖言衆族姓也惠天牧曰宋襄戰於泓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師也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華元亦居盧門二族皆卿而爲軍帥謂之門官案惠說甚善故春秋時鄭卿之子謂之門子班毖宋卿掌門尹之任如桐門右師之類周禮所謂帥以門名者是也楚圍急故使重臣如晉乞師詩緇衣正義引尚書闕四門鄭注云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案鄭注是卿之私朝在其所居之地即以所居之國門名之春秋列國皆然非獨鄭卿之子稱門子也夏官帥以門名之者卿古者軍將皆命卿卿古者軍將毖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

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此疑是楚之軍政名杜臆解東宮爲太子之卒若敖六卒爲六百人皆謬

楚師背鄢而舍　郡國志東郡鄄城有焉下聚

轘　杜注在背曰轘禮記檀弓篇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云使者公子縶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轘轘說文作鑾馬腹帶也

晉侯登有莘之虛　墨子尚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之私臣呂覽有莘作有侁高誘注云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沈

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原田每每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曰原兆鄭注原原田也杜子春曰原兆有周之兆蓋晉之興人爲卜以決晉楚之勝負卜得原田之兆春秋時周弱楚強今卜得有周之兆是晉文可以定霸匡王而輔佐周室以興王業矣舊謂楚新謂周是舍舊強之楚而謀新起之周也晉侯疑焉周爲楚弱久矣恐興人之謀卜未足取信而猶懼敗於楚耳

欒枝使與曳柴而僞遯　淮南兵畧訓曰曳柴揚塵起場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

作王宮于踐土　荀子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晉文蓋從天子巡狩之制故作宮於踐土如巡狩方岳之下同也

使子人九　正義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氏來盟是子人氏爲語之後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

鄭伯傅王　儀禮覲禮四傳擯鄭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案此注正是侯伯相王朝見諸侯之制尚書堯典賓於四門鄭注賓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馬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此舜爲牧伯率諸侯朝王之事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左傳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書序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命晉侯爲牧伯之證鄭與晉輔平王東遷或亦命爲牧伯故鄭伯傳王以朝見諸侯仍用平禮

瓊弁玉纓　服虔以爲馬飾與薛綜注西京賦同惠定宇未引服注

盟於宛濮　酈元濟水注云酸水又東南會於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之者也或亦謂之宛濮亭春秋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闕宛而不知其所

卅年傳許君焦瑕　郡國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劉昭補注云故焦國瑕郡國志河東解縣有瑕城晉書地道記曰河東猗氏縣東北瑕城是也案焦近華山瑕近解梁城

卅一年經猶三望　鄭康成曰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望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

傳自洮以南　酈元曰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東傅于濟　水經注濟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於重館者也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於棠謂此也在方與

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澤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於濟葢過重鄉以南矣

卅二年傳將殯于曲沃　周禮喪祝及朝御匶乃奠先鄭注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晉文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

卅三年傳鄭商人弦高　淮南子人閒訓篇云鄭之賈人弦高寨他高誘注云寨他弦高之黨

鄭之有原圃　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

婦人暫而免諸國　說文云突犬從穴中暫出也是暫有倉卒疾奔之義詩大雅綿篇毛傳云駾突也鄭箋云驚走奔突原

軫言婦人倉卒而令其突出以免難也元凱訓暫爲卒意未明晰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有喪者三年不祭今新主既祔於先祖之廟則三年之內練祥四時之祭皆祭新主而不必祭羣廟之主矣故曰特祀於主待三年喪畢則新主可以立廟祭而不祔於祖則凡烝嘗禘諸祭皆祭於新主所立之廟矣故曰烝嘗禘於廟

文元年經毛伯　通鑑外紀引王肅尚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歲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文王卿士者非是

傳及匡　鄖元曰陵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卽扶溝之匡亭亭在匡城鄉今陳留長垣縣有匡城卽平邱之匡

亭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衞之閒亦往往有異邑矣

二年經磨僖公　周禮守祧正義曰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當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案禮器正義引服氏順祀先公而祈焉注云自磨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賈公彥守祧正義磨僖公爲昭穆皆亂之解原本服虔左傳注

五年傳皐陶庭堅不祀　史記楚世家穆王四年滅六蓼皐陶之後禮記坊記陽侯殺繆侯淮南子繆侯作謬侯高誘曰謬侯僞姓庭堅之後

六年傳改葬于董　司馬彪郡國志河東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劉昭引左傳改葬於董董澤之蒲以注之是劉從司馬彪說以董與董澤同在聞喜也璉案酈元濂水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卽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葬於董卽斯澤也是酈元與司馬彪劉昭意同皆以董澤與葬於董爲一地也元凱注改葬於董在汾陰劉昭復於郡國志汾陰補注引之是又與聞喜縣注不同一地兩從蓋沿元凱之誤不若酈元注之簡明易曉也

殺諸鄴　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鄴亭襄廿三年傳成鄴邵是時

齊侯伐晉八孟門登太行是鄗邵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
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七年傳敗秦軍於令狐至於刳首　闕駰十三州志曰令狐即
猗氏也刳首在西十三里　服虔以爲致之於鄭上宣子說
八年傳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服虔以爲致之於鄭衛田張本明以匡戚爲衛地申虎牢
之柱注言爲明年歸鄭衛田張本明以匡戚爲衛地申虎牢
爲鄭地何以此言并還衛正義言晉令鄭歸衛田更謬
九年傳克壺邱　酈元曰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也案
水經注壺邱當在新蔡襄陽二縣之間
十年傳取北徵　漢地理志左馮翊有徵縣顏師古注云徵音
懲卽今之澄城縣左傳所謂取北徵卽此地釋文引三蒼亦
云縣屬馮翊徵懲古字通詩魯頌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作荆舒是徵顏籀漢書音甚確蓋本自三蒼顏家
訓載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段玉裁曰廣韻乘食陵切音
同繩承署陵切音同丞徵音亦近繩也
王在渚宮　水經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酈元曰今城楚
船宮地也春秋之渚宮矣
王使爲工尹　工尹葢工匠之師如工尹路請剝圭以爲槭柲
可見
期思公　酈元曰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以爲縣是
期思公乃楚縣公章懷後漢書注期思故城在今光州固始
縣西北

命夙駕載燧　蓋將焚林而田

十一年傳至於錫穴　水經漢水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

酈元曰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

以敗狄於長邱　水經濟瀆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酈元曰

濟瀆東逕封邱縣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邱

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水經濟水經周首亭西酈元曰周首

亭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

子城故齊周首邑

齊王子成父　說苑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軍吏忘戎士偷則王

子成父侍呂覽審分職管子曰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

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成父請置以爲

大司馬

十二年傳兩君之士皆未慙也　詩召旻篇不慙遺一老鄭箋

云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辭孔疏說文云慙肯從心也言初時

心所不欲後始勉彊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爾疋云

願也強也且也釋文引韓詩云慙閒也說文引作三軍之士

皆未息案此慙亦宜訓爲願言忘綏之戰兩軍之士皆未快

與說文未息意相近杜本字林訓爲缺與下文懼我也不甚

融貫

十三年傳使詹嘉處瑕　郡國志河東猗氏縣劉昭案地道記

云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東北杜注同劉昭解縣瑕

城補注引之京相璠云瑕城在解縣酈元曰涑水又西南逕

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卽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是酈元解瑕地在解縣與京說同

以守桃林之塞　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

邾文公卜遷於繹　胡三省通鑑辨誤曰漢地理志魯國鄒縣繹山在北括地志云鄒繹山在兗州鄒縣南廿三里蓋縣有繹山則在縣北唐時則在縣南

遷徙故漢時繹山則在縣

十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　蕭封人蕭邑大夫

十五年傳惠叔猶毀以爲請　戴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

惟主喪者不除穆伯踰年而不得葬故惠叔猶服斬哀之服而毀以爲請

襄仲欲勿哭　襄仲於穆伯從父兄弟也當服小功五月今穆伯踰年未葬則襄仲已以麻終小功五月之數而除喪久矣故以爲無服則勿哭然本爲兄弟之親且未葬者雖時已除喪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而可以勿哭乎

十六年傳麇人率百濮聚於選　顏容釋例云麇在當陽案盛宏之荆州記云江陵縣東有綠林山襄陽大路經由其西所謂當陽之綠林也是當陽在江陵縣東選蓋楚東地故麇自當陽聚師於此

魚人　水經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酈元曰故魚國也是魚乃羣蠻之一非庸地劉昭注巴郡魚復云古庸國是猶沿

元凱之誤

十七年傳敗戎於邾垂　酈元曰服虔曰邾垂在高都南杜預
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邾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
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曰舊說言邾垂
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疎遠未足以證無如
虔說之指密矣

十八年傳公遊於申池　此齊海濱之藪淮南子可證若襄十
八年傳焚申池之竹木當如京杜注申池爲齊城門下言焚
東郭北郭可證酈元亦知焚申池之竹木非在海隅故其淄
水注云不言北掠於海惠定宇不知申池有二專以京注之
說爲非未見明晰

此十六族　劉光伯云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世濟其美　詩生民篇正義云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
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

謂之饕餮　尚書釋文竄三苗於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縉雲
氏之後爲諸侯饕餮貪也

流四凶族　史記集解引尚書分北三苗鄭注云流四凶者卿
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
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七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春秋左傳補注

桐城馬進士宗璉著

宣元年傳會于棐林至遇于北林　鄺元曰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東北故曰北林余案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新鄭北也考京服之說益爲疎矣杜預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

二年經戰于大棘　鄺元曰潧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鄉後其地爲楚莊所并故圖稱曰大棘楚地潧水又東逕

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姚薑塢先生曰魏志文紀黃初四年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已吾爲魏武起兵之地但言襄邑而不言已吾豈是時已併省乎璉案胡身之通鑑注已吾魏晉時省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陵縣西南四十里是已吾之地魏晉時已省入別縣而大棘則省入襄邑杜注甚精

傳其御羊斟　史記宋徽子世家淮南子作羊羹燕策厨人進斟羹方言云斟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閒曰斟關西曰汁

觸槐而死　韋昭晉語注槐爲晉外朝之樹案晉語范獻子執董叔紡於庭之槐是槐爲三公之位故晉卿執人於此足證槐爲外朝之樹矣惠定宇以三槐釋此甚確

遂扶以下　扶服注作跣文選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是脀侍宴跣而上堂知有變故跣而下釋文引服注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陸氏亦以服注爲精窽矣

公嗾夫獒焉　方言云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釋文引尚書傳曰獒大犬也爾疋云狗四尺曰獒王先生念孫曰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犬高大者爲敖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凡犬皆知人心豈獨獒邪璉案爾疋郭注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公羊傳何休注云犬四尺曰獒與爾疋同又案馬融尚書旅獒注獒作豪是獒有猛意

杜注本馬尚書注

舍於翳桑　疑首山近地杜注爲桑下意本史記王引之曰翳桑首陽近地此說是也杜注翳桑翳桑多蔭翳者公羊傳云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桑下者也何注暴桑蒲蘇桑引案左氏公羊氏傳聞各異公羊氏云暴桑下謂桑樹下也故呂氏春秋報更篇昔趙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淮南人閒訓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皆用公羊說也其左氏云舍於翳桑又云翳桑之餓人也皆但言翳桑不言翳桑下則翳桑似是地名知者僖二十二年左傳之謀於桑下以此例之倘是翳桑樹下則當云舍於翳桑下且當云翳桑下之餓人今此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時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宜

二年經戰於大棘僖二十四年傳晉師軍於廬柳哀八年傳吳伐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又僖八年晉里克帥師以敗狄於采桑昭二十九年遂濟窮桑史記秦本紀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皆地名也乃史記晉世家云初盾嘗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云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用左氏文而改翳桑爲桑下則已誤以公羊之說爲左氏之說矣杜氏之誤亦與史記同

宦三年矣　戴記曲禮宦學事師鄭注宦仕也正義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

三年傳鑄鼎象物　呂覽先識覽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嚥害及其身

成王定鼎於郟鄏　說文云鄏河南縣直城門宮陌道也

四年傳謂虎於菟　王引之曰於菟虎文貌說文𧴪黃牛虎文讀若塗菟𧴪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𧴪於菟云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單言之謂之虎重言之謂之於菟

六年傳以盈其貫　爾疋釋詁貫事也謂盈滿其疾民之事

十年傳飲酒於夏氏　王符曰夏氏陳公族

取繹　此非邾文公所遷之繹杜注非

十一年傳諸侯縣公　高誘曰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公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

牽牛以蹊人之田　劉熙釋名云步所用道曰蹊

十二年經戰於邲　說文云邲晉邑春秋傳曰晉楚戰於邲

傳卜臨於大宮　易人謀鬼謀儀禮疏引鄭注謂謀卜筮於廟門是古人卜筮必於祖廟鄭祖厲王此祖廟蓋厲王廟

守陴者皆哭　墨子備城門篇云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又云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衆經音義引三倉云俾俾城小垣也墨子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廿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至於達路　劉熙釋名云九達曰逵齊魯謂道多爲逵

軍行右轅　至後勁　此楚之軍政名

賤有等威　如僚臣僕僕臣臺之類

沈尹　墨子所染篇云楚莊染於孫叔沈尹淮南叔敖將死謂

其子請寢邱之地高誘注云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元和郡縣志云沈邱本漢寢縣地沈尹作寢尹爲善

蕞路藍縷　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正義引方言衣敝誤作衣破服注縷破依方言宏改縷敝方言又云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或謂之襤褸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以至於昏　文選注引五經要義昏闇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以致晉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注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獻人無乃不給於鮮　戴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鄭注云鮮當爲獻獻聲之誤也不給於鮮當解爲不給於獻

帥七覆於敖前　酈元曰礫石谿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於敖前謂是也

脫扃　鄭康成考工記注云戈戟矛皆插車輢賈疏云車輢外設扃戈戟矛所建說文云輢車旁也賈疏以扃在輢外服注以爲車前橫木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扃所以止旗釋文扛蒲莖也

抽矢菆　既夕禮御以蒲菆釋文扑蒲莖也

射連尹襄老　屈蕩爲連尹服注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祀於河　水經河水又東逕卷縣北酈元曰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案衡雍在卷縣故酈元云祀於河在卷縣北而後喜可知也　呂覽自知篇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誘注知猶見也杜注本此

十四年傳衛人以爲成勞　戴記正義云左傳孔達無相衛成公復國之事璉案孔悝鼎銘云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鄭注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卽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據鼎銘是孔達實有佐成公復國之勞故衛人雖告其背盟之罪於晉侯而復使其子得閭叔穀爲卿杜注平國之功未詳佐成之事夫亢大國之仇豈反以爲功乎

乃殺之　呂覽行論篇云殺文無畏於楊梁之隄

投袂而起　呂覽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噫投袂而起孔廣森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

十二年傳君其待之　時晉將圖赤狄故休其兵力而不救宋託言楚強以止之觀伯宗之謀伐潞可證

酆舒有三雋才　尚書鄭注才德過十人爲俊

敗赤狄於曲梁　杜注曲梁在廣平永年縣東北有雞澤可證此曲梁近潞不得遠引廣平之曲梁爲據劉昭案上黨記謂曲梁在潞城西十里甚確又於魏郡曲梁復引左傳宣十五年敗赤狄於曲梁爲注是仍沿元凱之誤注無折衷者也惠定宇知援上黨記駁杜注之非而未詳杜注致誤之由因備釋之

獲杜回　外傳晉語曰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

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

十七年傳苗賁皇　宰相世系表云河南軹縣南有苗亭案郡國志河內有野王溫軹三縣軹有原鄉賁皇爲苗邑大夫時自軹縣往野王見晏桓子歸乃言於晉侯是自河內歸河東

成二年經盟於袁婁　張華博物記曰臨淄縣西有袁婁

傳次於鞠居　劉昭郡國志補注云陳曹志封邱有鞠亭古鞠居

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指晉卻穀穀悅禮樂而敦詩書故曰先大夫之肅亭林說猶未備

師至於靡笄之下　史記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

桀石以投人　桓五年傳檜動而鼓賈逵注檜發石一曰飛石設文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追敵後漢堅鐔傳鐔每急輒先當矢石章懷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三國魏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此傳下言禽之而乘其車是高固先發石投人而後乘人之發石車也

逢丑父與公易位　御覽引五經要義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丑父易位蓋居中而使公爲御

鄭周父御佐車　鄭康成禮記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

入於狄卒　漢志千乘郡狄縣後漢安帝改曰臨濟史記正義曰故狄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卽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爲稱蕭叔朝公是也

物土之宜　鄭康成孝經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

用蜃炭　劉光伯云用蜃復用炭是乃天子之制故言死又益其修考工鄭司農注云蜃謂灰也

輿帥　周禮敘官夏官司馬之屬輿司馬上士八人此輿帥疑卽輿司馬

盟於蜀　釋例博縣西北有蜀亭

三年經帥師圍棘　郡國志濟北蛇邱劉昭案杜注云汶水北地有棘鄉與今本杜注異

傳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　漢書南粵趙佗傳上褚五十

衣師古注云以綿裹衣曰褚

四年經冬城鄆　釋例以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鄆邪東莞有鄆亭璉案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六年傳師於鍼　鍼疑作鹹郡國志東郡濮陽有鹹城或曰古鹹國以下言師在其郊則惟鹹地近濮陽也

七年經同盟於馬陵　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案杜注云馬陵

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今本杜注不言平陽衛地不至河東也劉昭一地兩注無所適從遠遜元凱之精當矣

吳入州來　爾疋釋邱淮南有州黎邱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

九年經楚人入鄆　郡國志瑯邪東莞有鄆亭

傳公享之　儀禮燕禮鄭注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禮也文子有如宋致女之勤勞故用燕禮享之

十年傳子然盟於修澤　鄭元曰修澤鄭地

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淮南主術訓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注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後漢輿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

十一年經及邻鄼盟　世本云邻豹生邻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鄼也鄼與克俱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注甚善杜本之

傳晉邻至與周爭鄛田　說文云鄛晉之溫地周賜晉文溫田後為邻氏私邑王符曰邻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周溫地未盡賜晉故與邻至爭鄛田杜預以鄛為溫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之精矣

十三年傳賈滑　鄭元曰緱氏縣治故滑賈春秋滑國所都也虔劉我邊陲　尚書呂刑奪攘矯虔鄭注云矯虔謂撓擾春秋

傳虔劉我邊陲謂相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劉光伯以寡君爲使臣自稱已君之辭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故稱寡君璉案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

不更女父　劉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爲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引之

成肅公卒於瑕　瑕卽解縣瑕城

鄭公子班自訾　訾疏卽翟縣東訾聚雖爲周地近鄭

十五年傳出舍於雎上　御覽引九州要記曰雎陽水在宋城西

十六年傳敗諸汝陂　水經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苧陂酈元曰苧陂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御覽引壽春圖經曰苧陂在安豐縣豫州記曰陳縣地有苧陂湖

旨淖於前　呂忱字林曰濡甚曰淖

朱鍼見子重之旌　墨子旗幟篇曰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

亦識乎　高誘呂覽注記識也

都陽豎　淮南作豎陽穀高誘注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黃山基　酈元曰養水在郯縣南或謂之沙水下流入汝郡國

志潁川襄有養陰里京相璠曰或謂之沙城以養水而名也
由基蓋以地爲氏高誘以養爲姓疑非
三肅使者而退　周禮九擾九曰肅拜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介
者不拜故曰爲事故致肅使者賈疏云軍中有此肅拜
楚師還及瑕　酈元曰瑕陂水東南逕瑕城南楚師還及瑕卽
此城也璉案酈注瑕地在下邳淮陵縣境
大夫命側　周禮考工記車人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鄭注
故書反爲側反仄互通詩闕唯輾轉反側正義云反側爲一
是反卽仄也故子反名側
十七年經卒於貍脹　酈元曰貍脹魯地
傳聲伯夢涉洹　酈元曰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於白溝世
謂之洹口聲伯夢涉洹卽是水也
公遊於匠麗氏　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夫
全本賈說與下葬翼東門外不貫
十八年傳使修士蔿之法　晉語訾祐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
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
正於國國無敗績韋昭注子輿士蔿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
辛也
立軍尉以攝之　淮南兵畧訓云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
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高誘注軍尉所以尉
鎭衆也
張老爲候奄　淮南兵畧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高誘注軍候候望者也王符曰河東解縣有張城張老或以邑爲氏邪

程鄭爲乘馬御　韋昭曰程鄭晉大夫荀讙之孫程季之子杜注乘車公車也乘馬御蓋卽爲公御

襄元年傳侵宋呂嗣　水經泗水又東南過呂縣南酈元曰呂宋邑也縣對泗水鄭康成發墨守云嗣在陳宋之東

二年傳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郡國志泰山南城有東陽城

請息肩於晉　淮南氾論訓高誘注肩負擔之勤也

三年傳至於衡山　劉昭吳郡烏程補注云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亘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橫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劉昭山謙之說可證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荀子議兵篇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又云宛鉅鐵鉇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疑卽組甲被練之類許慶宗曰管子四時篇房注組甲謂以組貫也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鍊甲鍊甲卽被練也孟子有布縷之征趙岐注縷紵麻之物是凡甲皆以麻貫之此組以帛貫之尤爲精貴矣

乃盟於彤外　水經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酈元曰時卽彤水也惠定宇據京相璠以濰水爲彤水璉案左傳歃如忘釋文引服注云如而也星隕而雨卽星隕如雨也京相璠以彤水卽地理志如水彤而聲相似是也孟子宿

於畫史記注引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京相璠謂臨淄唯有
濰水西北入濟

稱解狐　韓非子外儲說篇解狐薦其讎於簡子以爲相又云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

赤也可　大戴禮將軍文子篇祁奚曰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
而誕也太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與之禮食　韋昭曰禮食公食大夫之禮禮記正義云凡正饗
食在廟晉悼以公食大夫禮而饗莊子於廟因以爵祿告諸
先君而策命之使佐新軍

四年傳季孫曰畧　孔安國論語集解曰簡畧也是畧乃簡畧

之謂故君子謂之多行無禮杜解太迂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　劉向別錄云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
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之長子

臧紇救鄫　臧氏世爲司寇司寇秋官也在國則主兵賦如臧
宣叔命修賦繕完及毀中軍成諸臧氏也出外亦爲軍帥如
郤克伐齊臧宣叔爲道是也魯有大征伐則三卿竝將三卿
不出則專命司寇出征此魯之官制也

敗於狐駘　淮南墜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
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陬案酈元注郚姑蔑城在
卞縣南是魯卞縣爲郚魯接境之地臧孫與郚戰敗於狐駘
爲目百山卽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出目駘證狐

駰爲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郗魯接境惠說不加杜注之確

五年經會吳於善道　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

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　劉光伯以府守爲府庫守藏

國君十五而生子　論衡率性篇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劉光伯云冠是大禮當徧羣廟

次于陰口而還　酈元曰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盖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居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

十年經會吳于柤　釋例柤地缺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鄲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戮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沐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案釋例或曰卽京相璠土地名說也

傳親受矢石　服注以鏑爲矢石呂覽貴直論高誘注矢箭石砮也

納諸霍人　酈元曰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

師於牛首　案水經注牛首在陳留詳桓十四年傳注

以位序聽政辟　古立位同字周禮鄭注司農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以位序聽政辟蓋以立爲大夫之次敘而聽政令鄭國之制國有大事大夫諸司門子皆可共議如子皮爲政每事訪於子產是也子孔欲專政惡使諸大夫門子與聞之故違衆而有此專命焉服虔解位序謂先爲士大夫乃至卿與下文專欲難成意不相貫非是

閩實　戴記儒行實作窌徐音豆與說文同釋文引三倉解詁曰門窌小窗也

而賜之騂旄之盟　盟皆用牛周尚騂剛是用時王之所尚而爲盟以見尊崇之義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鄭周禮小宰注獄訟之要辭曰契

十一年傳東侵舊許　隱八年易許田劉光伯規杜注別有許邑邑百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則此舊許卽許田楚靈王所謂我皇祖伯父昌呂舊許是宅者卽此

名山名川　儀禮鄭注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歌鐘二肆　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是編鐘十六枚編磬十六枚謂之肆若止編鐘十六但可謂之堵而非肆也歌鐘二肆乃六十四枚杜以十六爲肆是未考諸鄭注也

使叔舜告於諸侯　大戴禮祁侯曰羊舌大夫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盧辨注和容主賓客也璉案使叔向告諸侯正爲和容時也

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小胥鄭注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賈疏云鄭駱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是晉以判縣之半賜魏絳有金石之樂者金謂西縣鐘石謂東縣磬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　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鮑武蓋左右庶長雖非大將軍之比於秦之軍爵已爲尊貴矣

十二年傳秦庶長無地　此疑是大庶長

十三年傳伯游長　說文於旌旗之游从斿之皃讀若偃故荀於字伯游

十四年傳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儀禮鄭注腆善也說文云設膳腆多也此不腆宜訓爲不多若不腆敝玉則宜訓爲不善

諸戎犄之　犄與觭通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釋文鄭作掣云牛角皆踊曰掣說文作觭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觝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璉案諸戎觭之與上文晉人角之正是角一俯一仰之義與牛角皆踊曰掣同義杜訓爲犄其足與角之義不貫非是

君子賦匏有苦葉　當從魯語共濟之說

遂誦之　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云以聲節之曰誦

賈疏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韓非子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

蘧伯玉　陳留風俗傳曰長樂縣有蘧伯鄉一曰新鄉有蘧亭

而暴妾使余　詩燕燕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記鄭注引魯詩言獻公無禮於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厚成叔　惠棟案世本惠伯革鄭氏禮記注革作鞏未詳孰是

案爾雅釋詁曰鞏篤固也篤堅厚也是鞏爲堅厚之義故惠伯鞏字厚其後遂以厚爲氏世本作革非也

以郕寄衛侯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鄭注寓寄也齊以郕寄衛侯是以寓公之禮待衛獻公

或輓之或推之　史記劉敬傳脫輓輅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齊羽旄或王朝所賜如衞綰裨旌之類

謂子庚必城郢　劉昭云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南有郢城子囊所城

十五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　呂覽高誘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武子賓諸卞　郡國志魯國十縣

十六年傳羊舌肸爲傳張君臣爲中軍司馬　大戴禮祁奚曰羊舌職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

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是羊舌肸兼軍尉和容二職
軍尉蓋繼張老而爲中軍尉也至爲太傅則以軍尉職與張
老之子爲之而和容之職盧辨注爲主賓客之事肸爲太傅
猶必兼之故襄廿六年秦鍼如晉猶召行人子員是爲太傅
兼和容之證此說聞自吾舅姚姬傳先生而暢言之

祁奚　祁奚疑是祁午祁奚已於襄七年請老奚無復爲公族
大夫之事

脩官　官疑是助祭之官

以寡君之未禘祀　周禮閽人廟用修鄭注謂始禘時自饋食
始賈疏云禘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
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

璩案此禘祭雖同於吉祭而其祭獻之禮則稍減故鄭注自
饋食始

十七年傳飲馬於重邱　爾疋釋邱再成爲陶邱郭注今濟陰
定陶城中有陶邱成猶重也是陶邱爲再重之邱春秋時漢
濟陰郡皆曹地此重邱疑卽陶邱以再成釋之甚確

高厚圍臧紇於防　杜預會於防注蓋縣東南有防城

使夙沙衛喈之　服虔左傳注弔生曰喈

邑中之黔　鄺元曰華元居於穢里

唯卿爲大夫　戴記雜記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
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案
大夫適子卽卿也平仲疑非晏桓子適子故言唯卿爲大夫

蓋大夫適子爲卿者始可服大夫之服平仲大夫庶子雖可服大夫之服而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故降而服士服耳

鄭康成說甚善王肅聖證論不足據

十八年傳墜防門而守之廣里　元和郡縣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二十里故長城首起縣北廿九里案長城卽齊侯所守之防門至齊湣王始築長城蘇代所謂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卽此廣里卽光里白虎通瑞贄篇璜者橫也璜之爲言光也尙書光被四表後漢書作橫被四表班固西都賦作橫被六合可以廣光音相同之證京相璠曰齊人言廣音與光同續漢志濟北國有光里言由防門至光里皆平陰城之所徑繞也故京相璠曰防門去平陰三里

巫山　御覽齊地記巫山一名孝堂山在平陰縣

以申軍克京茲　郡國志濟北平陰有景茲山

以上軍圍盧　郡國志濟北盧縣

將走郵棠　郡國志北海卽墨有棠鄉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酈元曰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

次於旗然　酈元以索水爲旗然水王引之曰疾言爲旗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爲椎也璉案楚人蔓成然鬬成然皆楚人方言此旗然亦鄭地近楚之方言也故以名水

役徒幾盡　公羊傳子重曰斷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艾

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廛炊亭烹者曰養役徒蓋即厮役廛養之徒也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周禮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兵書曰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案鄭司農引左傳此語爲證賈疏云南方火火主慓怒故將急數怒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閉故兵弱少威明師曠蓋吹羽徵二音而知南北之強弱矣服虔注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商風姑洗商呂以南引之者證吹律知吉凶之事也左傳正義引服注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鄭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

十九年傳自漸水歸之於我　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漸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漸水爲竟

崔杼微逆光　說文微隱行也服注爲隱匿疑非

廿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酈元曰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案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邱亭酈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邱亭可以續漢志證之

傳以公姑姊妻之　諸侯一娶九女媵以姪娣有左娣右娣詩所謂問我諸姬遂及伯姊蓋以諸姑備九女之數而以伯姊爲姪娣也魯以諸侯之禮待邾庶其故以公之姑爲正配而

以公之姊爲姪娣也劉光伯以姑姊爲襄公父之姊止一人子爲司寇　據服注武仲蓋爲小司寇

董叔　案晉語董叔亦范宣子之壻故黨於欒氏

將歸死於尉氏　鄭元因鄭治獄官有尉氏遂解此爲將死於鄭之尉氏晉臣有罪何以歸鄭漢志應劭注云古獄官曰尉氏是自古獄官皆曰尉氏非獨鄭有之盈是時已過周之王城而至西鄙矣故言將歸死於周之獄吏也

使候出諸轘轅　臣瓚漢書志轘轅險道名

廿二年傳殷以少牢　案殷祭卽謂練祥卒哭成事祔祭也盛禮曰殷練祥諸祭親喪大事故亦曰殷禮記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子張卿也則其卒哭成事練祥諸祭宜用太牢今從儉易以少牢正義第謂禘祫爲殷祭義猶未備

廿三年傳及其士　懷子好勇士如督戎是也

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注下軍與帥大夫案輿帥卽夏官輿司馬

著於丹書　周禮秋官司約小約劑書於丹書鄭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請焚丹書　周禮司隸鄭司農注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賈疏引之者證隸爲奴

或以戟鉤之　考工記戟廣寸有半寸胡四之鄭注戟今三鋒

戟也戟胡橫貫之江先生愼修曰鉤欒欒斷肘而死蓋本欲

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
肘曳之而肘遂斷也

先驅至大殿　此齊莊所立軍政名服引司馬法可證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馬季長曰晉自朝歌以北至中山
爲東陽服虔以東陽爲魯邑不如杜注之確正義糾之甚當

以公鉏爲馬正　周禮夏官家司馬亦如之鄭注大夫家臣爲
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鬬戾賈疏卿大夫之采地
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杜解馬
正家司馬是公鉏主季氏地之軍賦爲家臣中之尊貴者

慍而不出　鄭論語注慍怨也

孺子秩　洛誥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少之稱

祥諸祭宜用太牢今從儉易以少牢正義弟謂禘祫爲殷祭
義猶未備

廿三年傳及其士　懷子好勇士如督戎是也

及七輿大夫輿之　服注下軍輿帥大夫案輿帥卽夏官輿司
馬

著於丹書　周禮秋官司約小約劑書於丹書鄭注春秋傳曰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請焚丹書　周禮司隸鄭司農注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賈疏引
之者證隸爲奴

或以轅鈞之　考工記轅廣寸有半寸胡四之鄭注轅今三鋒
轅也轅胡橫貫之江先生愼修曰鈞欒欒斷肘而死蓋本欲

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鈎之鈎之而胡之下鋒貫
肘曳之而肘遂斷也
先驅至大殿　此齊莊所立軍政名服引司馬法可證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馬季長曰晉自朝歌以北至中山
爲東陽服虔以東陽爲魯邑不如杜注之確正義糾之甚當
以公鉏爲馬正　周禮夏官家司馬亦如之鄭注大夫家臣爲
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鬬辰賈疏卿大夫之采地
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杜解馬
正家司馬是公鉏主季氏地之軍賦爲家臣中之尊貴者
慍而不出　鄭論語注慍怨也
孺子秩　洛誥孺子其朋鄭注孺子幼少之稱

娶于鑄　呂覽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
後於鑄高誘曰鑄國名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高誘注云
鑄讀如唾祝之祝是鑄與祝同音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
人滅祝是鑄國已爲齊邑矣宜叔娶於鑄是娶於齊之鑄邑
非國也郡國志濟北蛇邱有鑄鄉城不言其爲鑄國也皇侃
論語疏以鑄爲臧賈臧爲舅氏國誤與元凱注同
臧賈　襄十七年傳賈曾帥甲三百宵犯齊師是時臧紇已立
爲大夫矣賈蓋紇出奔時適在鑄耳
多則多矣　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
廿四年傳在商爲豕韋氏　詩韋顧既伐鄭箋韋豕韋彭姓非
劉累之後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既滅而復封無書足

證

在周爲唐杜氏　劉光伯曰昭元年杜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唐在大夏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賈逵國語注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封杜案杜滅唐封杜之解本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當以賈逵國語注爲據光伯規之善矣

宛射犬　鄭元曰溵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溵水又南逕射犬城東鄭公孫射犬城

兄弟也　儀禮喪服傳鄭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

有庸　夏官司勳民功曰庸賈疏云庸亦功也

廿五年傳度山林至井衍沃　周禮賈疏云是楚之地美惡有

九等

規偃豬　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注豬畜流水之陂也防豬夯堤也

廿六年傳先八邑　古者君賜臣邑皆一乘之邑劉光伯說甚善杜以四井爲邑爲解晉取衞西鄙懿氏邑六十以與孫氏服虔以爲六十邑即一乘之邑杜解爲六十井尤謬劉君規之是也熊安生禮記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案百乘之家即卿備百邑之證鄭賜子展以八邑杜何所據而知其非一乘之邑邪服虔先六邑注亦爲四井爲邑之邑

杜注葢本此也

及雩嘂　晉書地道記曰雩嘂在安豐縣之西南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淮南兵畧訓曰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

雍害其事　十二年傳道路無壅唐石經作雍是雍古文壅字

此雍害其事即壅害其事故釋文音於勇反

廿七年傳削而投之　顏氏家訓云古者書誤則削之考工築氏爲削鄭注今之書刀

以喪莊公　通典引王肅喪服要記注云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衰鮮虞葢爲莊公服齊衰之服合於舊君反服之制

廿八年傳跋涉山川　高誘曰不從蹊遂曰跋涉

盧蒲嫳　呂覽作盧滿嫳蒲滿古字通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爾疋釋宮六達謂之莊郭注引此傳

初學記引孫炎注云莊盛也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

趙岐注云莊嶽齊街里名也葢因爾疋以爲城中街道之名

釋名本爾疋六達爲莊解云莊裒也裒其上使高也杜以六達爲六軌遂解莊爲六軌之道正義附會之以九達竝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不知爾疋六達言其交道六出竝無六軌九軌之訓劉光伯規之甚當孔仲達曲爲杜解非也李巡注爾疋亦取竝軌之義其誤與杜同

慶封汜祭　公食大夫禮云祭食之禮各有其處汜祭則於所祭之處太遠

如布帛之有幅焉　儀禮鄭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漢食貨志云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方言緆廣爲充說文云言滿也廿九年傳公與公冶冕服　周禮弁師鄭注云冕則三命之卿緆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公冶本一命大夫冕而無旒今賜以再命之服冕而有旒又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賈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以其上以元故統謂之元冕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韓非子說難篇行人燭對趙簡子曰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卅八自鄫以下　水經注引劉楨毛詩義問云鄫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補傳引王注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顯之間爲檜子

通嗣君也　賈服皆以嗣君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以上文餘祭彼弒而夷末立證之可見杜謂餘祭使來通聘正義又曲爲疏證非是

終身不聽琴瑟　詩山樞何不日鼓瑟何休公羊解詁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文子益終身不聽樂矣

卅年傳而廢其輿尉　夏官輿司馬鄭注輿衆也服虔以輿衛

爲軍尉主發衆使民進南兵畧訓尉之官論除謹高誘注云
論賢除吏謹愼也老人賢而不能舉改廢之正義以爲中軍
尉葢以其爲趙武之屬大夫武時將中軍故以爲中軍尉
伯有死於羊肆　羊肆葢鄭城外里名
斗城　鄺元曰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
東是斗城與牛首近皆在陳留爲鄭之東郊
田有封洫　周禮大司徒正其畿疆而封溝之鄭注封起土界
也四邱爲甸賈疏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今
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洫閒有溝旁加一里
使治溝洫子產既正其田之疆之封界而每甸八里必旁加
一里爲成使治溝洫則豪強不敢肆兼併之謀農畝亦永無
旱潦之患故輿人終懷其惠而歌誦之也
我有田疇　韋昭國語注云穀地爲田麻地爲疇漢書注云美
田爲疇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疇耕地也趙岐孟子注疇
一井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呂覽悔過篇褚作貯一切經音義引傳亦
作貯周禮廛人鄭注褚藏也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褚
貯通
卅一年傳齊出也　儀禮喪服傳鄭注姊妹之子爲出
延州來　陸廣微吳地記毗陵本名延陵吳子諸樊封季札漢
改毗陵（御覽）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七十八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春秋左傳補注

桐城馬進士　宗璉　著

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　正義云祭法遠祖廟爲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得有祧廟案管子山至篇云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其不言先君之祧者周禮賈疏云諸侯與天子既不可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豐氏爲大夫不得上同諸侯故謙言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會祖之廟曰祧是豐氏之祧乃穆公之廟也大戴禮三本篇

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豐氏之廟乃三世之祧廟服注曾祖之廟曰祧可爲確解祭法遠廟爲祧宋書引王注祧者五世六世之祖此釋遠廟爲祧之義證以豐氏三世之廟爲祧之義則辭各有當也

楚公子美矣君哉　詩文王烝哉毛傳云烝君也釋文引韓詩云美也是古人稱君多以美譽之

絞而婉　皇侃論語疏云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元和郡縣圖志云沂州沂水縣卽莒魯所爭之鄆費縣卽魯季氏邑東南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鄆接界僅百餘里武子爲費邑近鄆故伐莒取鄆以自廣其私邑之疆界漢五行志云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顏注鄆季氏邑是鄆爲莒魯常爭之地魯失而復取之

夏有觀扈　郟元曰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浮水東逕衞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卽此城也璉案郡國志東郡衞公國本觀故國斟觀乃后相所居非啟子之五觀汲書古文帝啟十五年五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武觀雖叛而終服也扈尙書鄭注云有扈氏與夏同姓高誘曰啟之庶兄

蒲宮有前　服虔以爲楚之離宮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

爲壇壝宮棘門鄭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墠
埒以爲宮此蒲宮蓋卽盟會之地爲壇壝宮以蒲門當棘門
耳楚僭天子之禮故爲宮如王之行止也
吳濮有釁　案昭九年傳熊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
之鄢元日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
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是夷濮與楚之城父接境正吳楚疆場
地也然地去鄢都甚遠楚豈能常與吳爭哉
鮮不五稔　論衡異虛篇云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
見於五穀五穀安得孰不孰將亡之徵
趙孟視陰曰　釋文陰或作陰又逕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引
高誘呂覽注云陰晷影之候也

歲歲而愒日　說文曰愒習厭也又云貪也杜注本此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昭六年傳云
得貺不過三獻正義云典命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
獻是大國之卿無五獻之禮元凱杜撰大國之卿五獻正義
援卿聘饗餼五牢附會之尤謬此蓋鄭以子男之禮待趙孟
非大國卿禮也禮記正義云大國之卿禮同子男是也
賈而欲贏　呂忱字林曰贏有餘也
是國無政　廣韻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卿後以爲氏子南
子晳爭同姓之女爲室是國無政教
擊之以戈　考工記已倨則不入鄭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
已倨謂胡微直而衰多也以啄人則不入擊以戈正是以胡

橫擊之因以啄子晳也

及衝　爾疋釋宮自四達謂之衢至九達謂之逵郭注皆云四道交出此衢即爾疋衢也故杜注云交道杜注六軌爲莊九軌爲達皆不依爾疋此衢獨訓爲交道是亦不能自堅其解者也

唐人是因　杜既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矣是在大夏者又一唐人非劉累之後可知何得以唐人專屬諸劉累也賈逵以累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又與昭廿九年傳懼而遷於魯縣之說相背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杜誤本之致生謬解古事荒遠難徵闕疑爲善服賈注雖勝杜頇此注亦誤本左傳劉光伯所規宻止元凱一人耶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杜解勝服子慎

宣汾洮　惠定宇據水經注涑水一名洮水證洮水即涑水案酈元明言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洮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至周陽合於涑水始謂洮水爲涑水是洮涑二水源流各異未合涑水爲洮水既合涑水乃統謂之涑水郡國志聞喜有洮水又有涑水最爲明晰

障大澤　大澤疑即昭余祁爾疋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酈元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鄔澤即昭余祁其陂東西九里南北十有餘里案水經注濡水嬰侯甲水太谷水皆鍾是澤故必防鄔之而民始安居矣

於是乎禜之　周禮黨正春秋祭禜亦如之鄭注禜謂雩禜水旱

旱之神

以露其體　方言曰露敗也

皆百人之飧　說文曰氣饋客之芻米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

侯或從食作飧

三年傳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禮記正義引鄭康成說云禮君

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

愍略於相尊敬故可使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

若而人　禮記曲禮始服衣若干只矣正義云古者謂數爲若

干儀禮鄉射以純數告鄭注若干純賈疏云若干者數不定

之辭凡數法一以上得稱若干

豆區　韓非子外儲說篇晏子曰夫田成子甚得齊民其於民

也上之諸侯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

斛區釜以收之分斗斛區釜爲四量正斗斛異於豆區之證

鄭康成司市注量豆區斗斛之屬亦以豆區異於斗斛也考

工記梓人爲一升觚三升獻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矣蓋言以一升之爵獻而酬以三升之觚則爲一豆矣

正四升爲豆之證賈疏引馬季長說甚善韓詩說與考工同

鄭注豆當爲斗言其聲之誤非謂十升爲斗也詳見戴震考

工記圖惠定宇據鄭注豆當爲斗聲誤者謂梓人之豆非四

升與左傳各自其四文相背則非矣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　今本左傳無四豆爲區句杜注有之據

考工記粟氏爲量賈疏所引補入

三老凍餒　三老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老服虔以爲工老商
老農老案齊俗本有工商農三鄉至管子始立士鄉是三老
服注於管子未立四鄉之前則確至晏子時士農工商已有
四老矣惠定宇引魯頌三壽作朋以證杜注鄭箋魯頌云三
壽三卿也與杜解異
雖吾公室　王符曰羊舌氏晉姬姓
公乘無人　公乘卽掌公御如程鄭爲乘馬御之類
樂郤胥原狐續慶伯　王符曰郤氏樂氏狐氏皆晉姬姓以王
說證之八族皆姬姓
讒鼎之銘　服虔以讒鼎爲明堂位崇鼎惠定宇據韓非子齊
索魯讒鼎謂鼎已在齊故晏子引之璉案韓非子　說林曰魯

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
將聽子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齊尚無索鼎之
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呂覽齊攻魯求岑鼎魯載他
鼎以往齊弗信請柳子季一言爲信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是
岑鼎疑卽崇鼎惠若據呂覽是讒鼎至晏子時已久在齊矣
不應援韓非說爲證孟子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岑樓山之
銳嶺者爾疋山小而高岑方言曰岑高也明堂位崇坫鄭注
崇高也是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崇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
鼎卽讒鼎正宜據呂覽解之惠定宇猶誤沿王伯厚之說
豐氏故主韓氏　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館者必
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豐氏主韓氏是卑主於尊

非復聘禮之常制矣

二惠競爽　說文曰競从二兄競意从丰聲若矜

又弱一个焉　儀禮特牲饋食禮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語然

四年傳寡君將墮幣焉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是時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宗廟而反命矣恨宋太子後至故以輸幣爲辭服虔以爲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案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緡卽有仍也賈逵杜預皆以仍緡爲二國疑非

商紂爲黎之蒐　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

弱其孤　弱其公孤如子雅子尾之屬正義謂景公非是

鄭子產作邱賦　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

求之而至　謂叔孫名而見之益名其徒使視之

使置饋於个而退　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

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　言葬禮鮮少不必從卿喪自朝之禮

司自西門而出杜謂叔孫非壽終故不須以禮葬是時季孫

方喜豎牛之諂豈肯顯其餓死叔孫之罪乎且言出自豎牛之黨尤非

勞諸索氏　酈元曰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水卽此城也

以逞君心　說文楚謂疾行爲逞

七年傳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禮緯云天子旌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楚僭稱王則必用天子旌旗令尹亦必用諸侯旌旗靈王爲令尹僭用楚王曳地九刃之旗無宇斷之使七刃齊軫杜謂楚用諸侯之禮旌止齊軫恐非

天子經畧　略如封畛土略之畧

僕臣臺　趙岐孟子注臺供使令者

成章華之臺　酈元曰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吾與子桃　說文曰墟大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說文曰邱土之高也虛尤爲大邱尤土之高者不可謂桃虛爲無山也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廩襄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是桃成皆魯北鄙邑故齊圍廩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廩近之證案郡國志任城有桃聚計季孫與孟氏桃疑在任城非魯國卞縣桃墟也酈元亦本杜注謂桃在卞非是成縣後漢屬濟北桃地自近濟北無近在魯國之理

與之萊柞　闞駰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案郡國志泰山萊蕪有原山酈元淄水注闞駰作應劭誤也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春官四命受器先鄭注謂上大夫之禮待子產故以莒之祭器與之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爾疋釋文李巡云死而無後爲厲立後乃有歸不爲厲

辟人媚始生孟縶　白虎通曰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孟縶之足不良　詩德音無良毛傳云良善也

八年經秋蒐於紅　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衛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在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屺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

葬陳哀公　楚滅陳自是楚葬哀公袁克但欲厚葬耳非袁克葬之也賈服說是

傳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漢五行志云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杜注本此

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逼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逼境出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衛正

是盡魯東西之境春秋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宣十年取之是根牟乃魯東與邾接境之地

頃靈福子　頃靈惠公之子孫欒高氏皆惠公之孫於頃靈爲從父兄弟故曰頃靈福子

輿嬖袁克　杜訓輿爲衆本服注春秋時嬖倖之官多爲君御如程鄭爲乘馬御華多僚爲宋元公御可證克亦嬖寵中之爲袁公御者杜臆解爲衆嬖人之貴者非是顧亭林說猶未暢爲詳釋之十二年傳周原伯虞其輿臣使曹逃是輿爲嬖近之臣之證故言使其黨逃去也下言輿人逐絞是輿非衆人之謂服說未確

自幕至於瞽瞍　幕在舜先鄭衆說是外傳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下言杼爲禹後故云帥禹推之上甲微爲契後故云帥契高圉太王爲稷後故云帥稷如使幕爲舜後當云帥舜何以言上帥顓頊此幕在舜先之明證賈逵以幕爲舜後虞思於外傳展禽言相背杜用先鄭說最爲精當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未有幕在舜先亦不足據談同年泰云觀外傳則幕爲舜之先無疑漢劉耽呂梁碑言顓頊生幕幕生窮蟬與外傳合不知何據金仁山謂舜出虞幕後非黃帝子孫非也然大戴史記皆無虞幕一代未詳厥故

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唐宰相世系表云晉成子懿食采於閻遂以爲氏嘉蓋子懿後廿八年傳魏戊謂閻沒

沒益聞嘉後裔

屠蒯　禮記檀弓作杜蕢屠杜音同史記晉大夫有屠岸賈左傳晉有屠黍是屠乃晉大夫之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論衡曰子卯日舉禍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故宴日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賈逵說非檀弓鄭注亦同賈說

十年傳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注斷三尺使至於較案考工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禮緯諸侯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寸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斷三尺至較

五月庚辰戰于穀　穀卽穀下酈元曰系水旁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穀下也劉向別錄以穀爲齊城門名杜臆解爲祀后稷之處未確韓非子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穀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是穀門爲齊城門之證又敗諸鹿門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是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卽魯關名故下言欒施高彊來奔

比葬又有寵　言元公寵愛匪人是以有華向之禍

十一年傳遂奔僖子　曲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僖子使助遽氏之簉　周禮大祝二曰造鄭注云故書造作竈

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於造鄭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卽厨是也婦人主中饋之事籩與造通卽謂助蜃氏作酒漿之事也

歸姓也　文選注引劉瓛萬物資生解云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說文性生也白虎通曰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昭公齊歸所自出故云歸姓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子元非曼伯正義駁劉光伯說甚善但以櫟邑竝置子元曼伯二人亦無明證疑子元卽是厲公之字當日實有自櫟侵鄭之事昭公出而厲公始入故曰使昭公不立

齊渠邱實殺無知　鄭眾以渠邱爲無知之邑是無知特渠邱大邑以弒齊襄終爲雍廩所殺杜注渠邱齊大夫雍廩邑正義知其杜撰復引鄭眾說曲爲附會非是

衞侯成實出獻公　蒲爲寧殖邑本韋昭國語注戚爲孫氏邑寧氏孫氏同出獻公故言二氏之邑

十二年傳有酒如坻　淮當作濰劉光伯說是坻當從正義引坻篴之山爲善言有酒如濰水之多有肉如坻篴之高豈不可爲諸侯之師乎

有肉如陵　爾疋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郤先生晉涵曰加陵卽柯陵也杜預成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注柯陵鄭西地言齊有柯陵也杜預成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注柯陵鄭西地言齊有因如柯陵之高亦可以會諸侯而代晉爲盟主矣故伯瑕謂穆子失辭

遂入昔陽　劉光伯規杜云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廿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璉案光伯之言甚晰漢志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郡國志鉅鹿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爲鼓國地甚明非肥國都也杜預云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疑此乃肥國都與鼓聚同在下曲陽界內故荀既入鼓國之昔陽壬午卽以滅肥也劉光伯以昔陽爲鼓都亦小誤郡國志下曲陽明言有鼓聚有昔陽亭是昔陽亦非鼓國都之明證矣肥鼓皆鮮虞屬國此滅肥經言晉伐鮮虞後荀吳圍鼓亦云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虞圍鼓二國皆以鮮虞貫之是其證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惠定宇訓三德爲黃裳元吉精非此三者言非有黃裳元三德不足以當此卦杜解非

潘子　史記吳世家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番音潘括地志今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楚稱王故僭有蕩侯潘子

次于乾谿　後漢邊讓傳讓作章華賦言靈王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故靈一宿於此

僕析父從　析父爲大僕故時在王左右楚語作僕夫虞箴曰僕也爲親近之臣故告之使達於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卽大僕也

王也

今鄭人貪賴其田　襄十一年伐鄭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
許葢卽許田也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劉光伯據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
夫子皆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證左傳四國乃三字之
誤韋昭注竝引東西兩不羹惟酈元汝水注於定陵縣不言
築不羹城但言襄城有西不羹城竝引晉書地道記曰楚靈
王築襄城案西不羹在襄城北楚靈所築襄城卽西不羹城
是也是劉所謂三國乃陳蔡與西不羹酈元汝水注是其證
君王命剝圭　爾疋王謂之雕說文曰勘剝也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韋昭周語注云祭畿內之國周公之
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祈招解當从馬融說

十三年經于平邱　水經濟水又東過平邱縣南酈元曰縣故
衞地諸侯盟於平邱是也
傳其父死焉　父死故怨王
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　韓非子外儲說篇云管仲曰登降肅
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又叔向對平公
曰賓須無善創縫隰朋善純緣說苑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身
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
將何以立　論衡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
匄冕者異於他日　儀禮聘禮司馬執圭於其後鄭注云禮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執軍法者執策示罰叔鮒攝司馬
不禁樵採之事故衞以爲請

鄭伯男也　鄭志云男謂子男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此言鄭本畿內諸侯雖爲公侯亦只食子男之地況曾本伯男焉能從畿外公侯之貢乎鄭發墨守曰鄭在宗周畿內是也杜注鄭國在甸服外此乃武公後遷之新鄭非初封之始制也正義云子産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下文明言吾不暇討何妨援王制以彊抗乎正義非是

以慕蒙之　高誘曰蒙冒也冒覆面也史記衞世家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以巾蒙其頭而其乘說文云帷在上曰幕

及中人　酈元曰滍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

胡　考工紀胡之苛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

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　禮記正義引崔氏說云大國惟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又云下大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小司馬也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家臣爲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司徒爲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鬬辰爲叔孫氏家臣公鉏爲馬正卽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愼曰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卽小司徒季氏家臣爲之服注甚善惟以司徒爲老祁之姓稍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癸二人

皆爲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爲南蒯家臣夫南蒯尚爲季氏家臣雖以費叛豈卽遽設官職置有司徒乎以二人爲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正義曲爲杜解何也

收介特　特猶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特毛傳云特者傑出之稱方言云獸無耦曰介楚材傑出者不可多得故曰收介特

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鄖元曰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

爭鄙田　襄廿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說文鄙晉邢侯邑是雍子邢侯共有鄙田故二人爭其田界正義因左傳既以鄙爲雍子之田又云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則鄙專爲雍子之田可知矣案此傳明言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下文又言罪在雍子是邢侯兼有鄙田之證說文之解甚確正義專據左傳反於此傳上下文義未能明晰

乃施邢侯　爾疋釋詁云矢施也矢陳也是施可訓爲矢卽可訓爲陳隱五年經公矢魚於棠左傳以爲陳魚而觀之此施罪邢侯卽陳尸於市之謂惠定宇訓施爲陳未引爾疋其辭費矣

十五年傳圍鼓　御覽十道志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漢下曲陽之地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陽故加下耳

撫之以彝器　尚書正義引宗彝鄭注謂宗廟之鬱鬯樽也周本紀封諸侯班賜宗彝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疋釋器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爲彝其名與諸器始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爲尊罍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爲彝器者杜注非是

故曰籍氏　王符曰籍氏姬姓晉公族

十六年傳受脹歸脹　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賈疏云大行人歸脹以交諸侯之福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脹是脹非獨宰社矣劉光伯云脹亦祭廟之肉可以規杜過矣知脹非獨祭社矣劉光伯云脹亦祭廟之肉可以規杜過矣不亦銳乎　服虔訓銳爲折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云芮小皃方言云葴小也凡艸木初達謂之葴郭璞音銳是芮葴聲音義皆同此銳義與芮葴同假借字也正義援說文銳芒也之義釋之未達古義矣

庸次比耦　方言曰庸恣比侹更佚代也戴震曰庸傭古通用恣當作佽說文佽遞也遞更易也璉案次與佽通庸次比耦是鄭人與商人更迭耦耕之證爾疋釋言云傭均也郭注云齊等也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杜子春曰謂相佐助也康成謂鋤者里宰治處也於今街彈之室於此合鋤使相佐助是比耦必有其鋤治之所於此合耦以相佐助也

十七年傳九扈爲九農正　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疋其言亦與賈同其意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上古風俗質直官民

不分故田畯常在畝畝九扈趣民耕種與農民雜處不以爲嫌以九扈所見之時爲驗故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也正義又辨桑扈竊脂爲淺白之色李巡云桑扈一名竊脂陸璣疏曰好竊人脯肉及笥中膏故名竊脂與郭注同蓋九扈皆爲民事而制是官取其爲果駔鳥則爲棘扈爲鸙駔雀則爲桑扈或占其色或占其性不必拘於竊爲淺色遂以青雀而目爲淺白也老扈鴳鴳杜本樊光說文非誤讀也

使長鬣者三人　昭七年傳使長鬣者相說文引作儠云長壯儠儠也此長鬣亦長壯之皃

十八年經許遷於白羽　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

傳子產使與丗人　夏官輿司馬鄭注云輿衆也

鄀人藉稻　盧植月令躬耕帝藉注藉耕也春秋傳曰鄀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祭義天子爲藉千畝章懷後漢書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

十九年傳遷陰于下陰　鄀元曰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

令尹子瑕城郟　鄀元曰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

其父兄立子瑕　世本子瑕子游之弟下文且以爲不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子瑕爲叔之誤也

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十八年傳僖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正義云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案此時門之外有洧淵是時門爲鄭西城門之證冲遠之說窮也

廿年傳棠君尙　惠定宇據風俗通棠當作堂璉案郡國志廣陵堂邑故屬臨淮春秋時曰堂

爲驂乘焉　月令鄭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宗魯爲公孟驂乘亦是取其有勇力以周事子　忠信爲周言以忠信事子不洩言於公孟然非君子事人之道故孔子以爲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使華寅乘貳車　魯語曰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此貳車卽華寅備承使之車國有大故則乘之已有大難亦用之孔悝使

貳車反祏於西圃是也

賓將掫　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鐏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是趨有鼜音樂記衛音趨數煩志鄭注云趨促讀爲促速釋文音趨爲促與鼜音近左傳掫依子春讀爲促左傳多古音子春漢儒之精左傳學者言必有據

親執鐸　禮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引盧植注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衛侯出亡或亦同於喪禮振木鐸以爲行夜之具故公孫青亦執鐸比於宰夫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

子之　白虎通曰死乃謚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是自古無生而賜謚之事北宮喜死賜謚曰貞析朱鉏死賜謚曰成而以齊氏之墓地與之正臨葬而謚之之證白虎通曰所以臨葬而謚之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表記先王謚以尊名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謚者死後之稱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衛侯以二子有大功於國故臨葬賜以墓地而加以美謚也左傳常有追叙前事及終言後事之文不可拘於一例而望文生義有未死賜謚之繆解也杜注非是閻百詩云何屺瞻得宋槧本左傳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伯厚困學紀聞所見左傳本已有未死賜謚之說是南宋左傳本已有此誤矣

齊侯疥遂痁　釋文正義引梁元帝說音疥爲該當作瘕顏氏家訓曰說文云瘕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瘕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瘕爲疥杜征南亦無解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

藪之薪蒸　淮南地形訓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也爾疋亦以申池爲齊藪多竹木故曰藪之薪蒸

偏介之關　聘禮鄭注古者境上爲關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關孟子臣聞郊關之內趙岐注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可證此爲偏近疆界之關正義曲爲杜解非也

齊侯田於沛　齊世家襄公田於沛邱此沛應卽沛邱

晏子侍於遄臺　酈元曰薄姑城內有高臺昭公廿二年齊景公飲於臺上京相璠云貝邱在博昌縣南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陸澄地理書曰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案沛邱在薄姑城南齊侯至自田是由沛邱至薄姑乃飲於臺上也

蒲姑氏　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疾數月而卒　呂覽曰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取人於萑苻之澤　酈元曰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

廿一年傳鄫禦諸橫　酈元曰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橫聲相近淮南高誘注橫猶光也

敗吳師於鴻口　鴻口水經注謂之紅澤爲渠汜二水合流之地吳師其舟師歟

揚豃者公徒也　墨子號令篇曰爲徽職說文曰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張衡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墨子旗幟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匈此陽門城下之吏卒故以絳幟置於肩璉案旌旗之旌亦謂之徽大傳殊徽號王注徽謂旌旗旌也

食於睢上　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御覽

廿二年經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酈元日洛水又東濁水注之卽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卽此亭也

樊頃子　韋昭周語注云樊仲山甫食采於樊詩生仲山甫毛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樊在東都之畿內頃子蓋樊侯之後爲周畿內侯伯水經濟水注溴水出陽城南豁陽亦樊也一日陽樊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於京師卽此城也

劉子如劉　酈元日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

鄩肸伐皇　酈元日鄩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水又有鄩城周大夫鄩肸之舊邑

帥師軍于陰　劉昭郡國志魏氏春秋曰雒陽有委粟山在陰鄉軍於陰蓋卽陰鄉陰不侯卽陰鄉大夫也

于谿泉　酈元日明樂泉水出南原下三泉竝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卽古明谿泉

廿三年傳乃館諸箕　郡國志太原陽邑有箕城

鄩羅　酈元日蒲池水南出蒲陂西北流合羅水謂之長羅川亦曰羅中肸子鄩羅之宿居

廿四年傳泄冏周故　賈景伯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猛與朝俱庶子子朝年長而有寵於景大臣召桓子輩輔之與敬王竝立有東王西王之號晉人不能定其故泄冏周衆以正曲直正義疑而使察之說非也

士伯立於乾祭　郡國志王城北城門名乾祭鄺元曰穀水東流逕乾祭門北王子朝之亂晉所開也與之東訾　郡國志河南鞏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案訾地有二有訾城單子取訾杜注在鞏縣西南是也有東訾聚晉書地道記謂在鞏縣之東鄺元言鄩水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是也左傳明言取訾與之東訾是訾非東訾審矣司馬彪亦小誤

廿五年傳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尚書正義引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注性曰采施曰色又云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徵褽與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鄒以上

遠哉遙遙　漢五行志作搖搖大戴禮云武王踐阼篇風將至必先搖搖盧辨注搖搖無所託

季氏介其雞　高誘呂覽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高誘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杜注擣芥子播其羽蓋本淮南注亦小異

郈氏爲之金距　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介距之距案鄭意是以護雞足爲介距呂覽察微篇引左傳此句下有季氏之雞不勝句應是左傳本文當補入

萬者二人　呂覽察微篇引左傳亦同高誘注亦作二人誤與淮南同惟言六佾爲四十八人猶是魯國佾舞之制二人當作二八惠君定宇注爲最善矣

其衆萬於季氏　此爲論語季氏用八佾之確證馬融云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皇侃論語疏曰獨云桓子者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案左傳琴張聞宗魯死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時爲昭公廿年孔子與季平子亦未嘗非時相值也皇侃疏疑非

叔孫昭子如闕　郡國志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闕亭劉昭案左傳桓十一年會於闕杜預注須昌縣東南有闕城博物記云卽此亭是也

公居於長府　鄭元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

平子登臺而請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隱民多取食焉　爾疋云隱微也郭注微謂逃藏也衆經音義引舊注云謂逃竄也是隱民乃逃竄之民季氏養之故云多取食焉杜注非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墨子旗幟篇云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叔孫氏益以形名爲旗故孟氏望而知之

公先至於野井　鄭元曰玉水又西北枕祝柯縣故城東野井亭西

請致千社　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鄭注二十五家爲里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此千社卽書社千里也晏子昔先君桓公以

書社五百封管仲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是齊當
以書社數百與人矣杜注廿五家爲社不如鄭禮記注較爲
明晰

廿六年經以王子朝奔楚　漢五行志曰子鼂楚之出也
傳粟五千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斛鄭注豆實三而成斛則
斛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東原補注云二斗
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案
庾與籔往往譌溷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鄭注云今文籔
或爲逾康成但言其音同庾非謂籔卽庾也論語包咸注直
云十六斗爲庾始混籔爲庾矣皇侃疏云庾二斗四升包氏
注曰十六斗爲庾卽是聘禮之籔也是疏亦知包注之非元
凱注此傳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證之且以庾爲瓦器非
量器尤爲臆說不及皇侃之善於糾正矣
君若待於曲棘　正義言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曲棘涉上
曲棘而誤甚善惟以棘爲子山封邑卽西安戚里亭恐非魯
與齊交界在汶上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疆汶陽之田圍
棘棘鄉在濟北蛇邱縣疑此爲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
成成亦在泰山鉅平縣東南與濟北蛇邱相近劉昭謂後漢
濟北國乃兼并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酈元曰淄水又逕鄒縣北鄒人
伐齊飲馬於斯水也
子淵捷　淮南說山訓曰陳成子恒之刼子淵捷也高誘注陳

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脇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
國捷不從故捘之計淵捷亦齊之勇士

鑿而乘於宅車　玉篇云鑿一足行兒

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　司馬彪郡國志偃師有尸鄉春秋
時曰尸氏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

遂軍圃澤　郡國志河南雒陽有圃鄉

壹行不若　孟子以若所爲趙岐注若順也賈逵注子朝景王
之長庶子今立敬王是謂不順長幼之序

坐於路寢　淮南要畧訓曰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韓非子景
公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
有此是柏寢卽路寢地在少海

大夫不收公利　畜馬乘不察雞豚之類

廿七年傳及沙汭而還　酈元曰義城縣故屬沛後屬九江沙
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

夾之以鈹　說文曰鈹劒而刀裘者左太冲吳都賦羽族以觜
距爲刀鈹李善注云鈹兩刃小刀也

奔鍾吾　酈元曰橫溝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
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

事君如在國　如每歲賈馬具從者衣屨之類

使宰獻而請安　管子中匡篇吾願一朝安仲父也房元齡注
欲一朝樂飲而爲安

廿八年傳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大戴禮言桐提伯華是

銅鞮爲伯華邑楊氏卽郡國志河東楊縣劉昭補注引晉書地道記云梁城去縣五十里叔嚮邑說文曰郤晉大夫叔虎之邑也

僚安　鄭元汾水注作僚公去安

廿九年傳顓頊氏有子曰犂　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劉氏亦曰顓頊之後曰重黎是苟謂其後卽謂之子如少皞氏爲郯子遠祖亦曰吾祖猶重黎爲高陽之孫亦謂曰子也許慶宗曰史記誤衍一代不如大戴禮然大戴與史及劉氏皆誤以重黎爲一人不如此傳可據璉案大宗伯職鄭注顓頊氏之子曰黎亦本此傳

后土爲社　鄭志答趙商問曰左氏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又云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爲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

遂賦晉國一鼓鐵　魏策蘇厲曰魏亡晉國史記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謂絳曲沃也一鼓鐵依禮記音義隱義說止容十二石重四百八十斤未必通晉之四竟賦之葢止賦絳曲沃之人令其出一鼓量器之鐵杜注鑿正義曲爲附會非是

又加范氏焉　謂范氏助荀寅鑄刑鼎

卅年傳使居養　郡國志潁川襄縣有養陰里

卅一年經冬黑肱以濫來奔　章懷後漢書注昌盧故城在徐

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傳曰月在辰尾　日食時正夏之十月周十二月時也則其入郢之日在庚辰入郢之月必在龍尾爲周之十二月矣

卅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漢書天文志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越既同爲歲星所次則可以伐人服虔云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顧亭林謂其纏次度數不同璉案天文志云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又云歲星贏而東西孟康曰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祅星越得歲則歲星次舍無贏縮之象亦無祅星之見於其舍

請城成周　郡國志河南雒陽周時號成周晉太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東西六里

發賊遠屏　謂子朝與其黨出奔楚

揣高卑　高誘曰揣商量高下也

計徒庸　唐賦租庸調此庸賦所由起

書以授帥　時魏獻子爲中軍帥

賜子家子雙琥　說文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

定元年傳田於大陸　郟元曰大陸卽吳澤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廿許里東西三十里淮南隆形訓曰九藪晉之大陸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趙之鉅鹿高誘注今鉅鹿廣阿澤是也是晉之大陸應在修武與趙之鉅鹿不同禹貢大陸乃鉅鹿也

爲夏車正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譙周古史考曰黃帝服志云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旂旌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劉昭補注以世本爲誤史考所說是也

萇叔違天　淮南子曰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是萇叔知天數不與周欲城成周以逆天命故曰違天

葬昭公於墓道南　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鄭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以正義所云閔僖爲昭穆推之昭公當爲昭其墓兆域宜處東而居左季氏雖亦葬昭公於左然於墓道爲南則與諸公爲昭穆居東西者微有不同故夫子溝而合諸墓以正其居東爲昭之正位也

三年傳門臺　郊特牲臺門鄭注此諸侯之禮正義臺門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隱君身　爾疋釋詁隱微也衆經音義引郭注云微止也元凱不知古訓繆以隱爲憂約非是

四年經皐鼬　酈元曰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成皐春秋之皐鼬也

傳夏后氏之璜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有雙璜璜徑三寸

封父之繁弱　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汴州封邱有封父亭卽封父所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

因商奄之民　昭九年傳蒲姑商奄尚書多方王來自奄鄭注奄國在淮夷之旁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鄭注奄既滅矣其君侯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據鄭注是蒲姑氏之地乃奄君所遷奄之民猶未徙也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云奄在淮夷之旁即商奄在魯國之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正義云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猶未精當說文郇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命以伯禽　劉莊伯謂伯禽爲封伯禽時篇名璉案詩烈文正義引洛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注云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此爲成王封伯禽之確證或即以伯禽名篇如康誥唐誥之類劉莊伯之說蓋本鄭尚書注史逸所謂冊祝之書疑即伯禽篇也

綰茷　詩釋文繼旒曰茷爾雅云繼旒曰旆是旆即茷也周禮司常賈疏云周建子物萌色赤令旌旗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邱是東都即商邱也

聃季授土　史記衞世家康叔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記載司馬遷云冉季是冉南音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卽冉季之後世爲畿內卿士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詩疏引王肅尚書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史記衞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而申告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馬融尚書注亦言康國名在圻內是康叔先封於康滅管蔡後始封於衞鄭康成以康爲號諡非是

密須之鼓　呂覽用先民篇云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是密須卽密人也是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於隨正義以爲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九宗五正古訓不存闕疑爲善

子沿漢　尚書沿於江海鄭注沿順水行也　史記注

自小別至於大別　鄖元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說相符

及清發　案水經漳水注清水卽漳水支流在江夏安陸縣界晉太安二年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卽左傳清

發水

吳爲封豕長蛇　說文豕作豨云豕走豨豨从豕希聲古有封豨修蛇之害

五年傳將以璠璵斂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

吳師居麇　穎容春秋釋例曰麇在當陽

又戰於公壻之谿　淮南修務訓擊吳濁水之上高誘注濁水益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壻之谿楚地是公壻之谿卽江旁地名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沈尹戌曾爲闔廬臣故諸梁之母在吳是諸梁爲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爲成之弟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爲葉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

文足據元凱注爲精確矣

大德滅小怨道也　其兄有大功其弟小怨可滅矣非懷終從其兄免王於大難也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

以爲樂尹　鐘儀世爲伶人鐘氏之族益世掌樂官故鐘建亦爲樂尹

不能如辭　當時使人築城必授以辭如士文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是也不能如辭築城之高厚小大不能如所授之書辭也張奐說非是

六年傳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陽亭

負黍狐人　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

京相璠曰負黍世謂之黃城酈元曰潩水南出逕胡城東故
潁陰縣之狐人亭也郡國志潁川潁陰有孤宗鄉或曰古狐
人亭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　郡國志大原界休有縣上聚十
道志曰綿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綿上蓋晉介推之
地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　禮記正義云魯
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

七年傳乃盟於瑣　杜注瑣郎沙也郡國志魏郡元城有沙亭
晉地道記曰元城縣南有瑣陽城

八年經公會晉師於瓦　酈元曰酸漬水又東南逕瓦亭南
盜竊寶玉大弓　尚書正義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
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

傳攻廩邱之郛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邱者春秋之所謂齊
邑矣實表東海者也酈元曰瓠河之北即廩邱縣

主人焚衝　淮南曰隆衝以攻高誘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
衝突壞之墨子備梯篇曰薪火水湯以濟之

或濡馬褐以救之　趙岐孟子許子衣褐注以毳織之若今馬
衣也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攻城之費百姓理禮蔽櫂衝櫓
馬褐亦禮蔽之類

主人出師奔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下陽虎言猛在此
必敗正魯師奔之證正義以賈言爲非何也

圉蟲牢　郡國志陳留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又戰於棘下　莊廿三年傳能殺蓋於穀門杜注穀門魯南城門此傳上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卽戰於穀門之內也棘下卽穀門之下杜注穀下爲城內地名非也

九年傳鄭瞞歐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淮南呂覽說苑皆以爲子產殺之淮南鴻烈訓云鄧析巧辯而亂法教鄭人以訟訟不俱曰子產誅之案此傳是瞞歐殺之非子產列子張湛注云子產卒後廿年而鄧析死漢藝文志名家者流有鄧析二篇班固以爲與子產同時計其人深於刑名之學故雖殺其身而猶用其竹刑

鍥其軸　爾疋釋詁曰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

淮南齊俗訓曰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背繹名云契絕也琏案鍥其軸卽軸末轉也說文鋦車軸鐵也釋名鋦開也開缸軸之間使不相摩也說文轄車軸端鍵也急就篇師古注轄貫軸頭制轂之鐵也是軸當轂缸之間以金參之謂之鋦軸端之鍵以制轂者亦以金傅之謂之轄陽虎知車之能走在轄故契斷其軸端之鐵與當轂之鋦也史記田單令其宗人盡斷其軸末而傅鐵籠蓋恐軸末之鐵不足以脫燕人之難盡以鐵籠貫軸末則尤爲堅固自不至轊折車敗爲燕所虜矣

晉車千乘在中牟　論語佛肸以中牟畔孔安國注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卽此中牟也漢志河南郡中牟顏注趙獻侯自耿徙此史記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臣瓚曰中牟

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丙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梜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按中牟當濳水之北水經渠水注濳作濕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益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中匡篇云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篇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酈元漳水注枸于趙以中牟易魏之說以爲趙之南界極於浮水非直屬漳於左傳地勢不合元凱尚疑滎陽中牟迴遠酈元可謂寡識矣

哲幘而衣貍製　詩七月正義引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杜注本此少有脫誤惠定宇讀其望文生義未考服注也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貍製爲貍裘兩衣製卽爲兩衣璉案正義引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兩衣爲善此傳言貍裘因製上云貍知之陳成子兩而衣製何亦斷爲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紼絺三百製將以送之仲達將亦解爲裘乎於紼絺又何以說也

十年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　酈元曰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

十二年傳敗諸姑蔑　鄺元曰卞縣南有姑蔑城隱元年盟於蔑杜注卞縣南有姑城卽此姑蔑也

十三年傳鄫鄅午　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別爲鄫鄅氏鄫鄅午是其後

董安于聞之　韓非子十過篇董安于簡主之才臣儲說七術董閼于趙上地守

十四年經齊侯宋公會於洮　鄺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案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傳獲籍秦高彊　呂覽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墨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墨子呂覽足據

十五年經冬城漆　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顏容釋例曰漆有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正義以爲魯不應尊邾之廢廟非是

哀元年傳敗越於夫椒　鄺元曰太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吳記曰苞山在國西百餘里惠定宇疑越地不至此璉案太湖與嘉興接境卽越檇李安知夫椒非越地乎太湖又謂之五湖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是太湖爲吳越共有之地故賈逵釋夫椒爲越地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漢志北海郡平壽縣應劭曰古斟尋禹後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薛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平壽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東郡灌是許慶宗曰羿自

鉏遷窮石由窮入斟尋是時太康畋於洛表在河南羿在斟尋而距太康於河是斟尋在河北也竹書紀年澆與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濰水正在北海郡界益信應說爲確又斟灌與觀不可合而爲一斟灌者夏之忠臣相所依以存亡者也武觀者夏之叛子啟放之西河紀年注云今頓邱衛縣更不得以武觀之地爲斟觀之地薛瓚說非是

而邑諸綸　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按虞非國也郡國志河東大陽有虞城帝王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是大陽虞城乃舜後虞國之地故劉昭補注於河東汾陰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斟尋斟觀皆在河北過澆滅之緡生少康於有仍猶懼椒求之乃奔河東依有虞之綸邑以潛身也正義知引大陽虞城爲有虞國地復於杜解梁國虞縣臆解爲夏時虞國又云杜注言有以示不審是亦知大陽虞城爲確解惠定宇以梁國虞縣綸城爲據拘於司馬彪之說其識遠遜仲達矣

二年傳兩朝將絕吾能止之　呂覽審分覽曰王良之所以能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三年傳命宰人陳禮書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四年傳襲梁及霍　鄺元曰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春秋周小邑於戰國爲南梁梁縣北有故鄟鄉城謂之蠻中章懷後漢書注霍陽

山在今汝州西南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

陰地

六年經城邾瑕　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南流瀙

水從東來注之酈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瀙水西南流入

邾案郡國志負邱屬山陽與邾之漆與閻邱近哀七年囚邾

子負瑕杜注在南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瀙東田水經

負瑕瀙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瀙水在瑕邱西南是哀二

年所取瀙東田卽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

故有繹亦瑕邱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

傳閽止　史記田世家作監止注監一作閽是閽監通

七年傳成子以茅叛　案郡國志高平有茅鄉亭劉昭引杜注

云茅鄉在昌邑西南與今注異

八年傳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杜注輒魯宗族　案王符潛

夫論云公山氏魯公族姬姓故不狃亦謂魯爲宗國

何故使吾水滋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滋

緇古字通

吳師克東陽而進　郡國志泰山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案

城南卽武城史遷傳曾參南武城人章懷後漢書注南城曾

子父所葬是南城卽武城之證吳師旣克武城乃克東陽也

十年傳取犂　水經濞水又東北逕濞陰縣故城北酈元曰縣

故犂邑也杜注濞作隰是隰濞古字通

侵及賴而還　司馬彪郡國志濟南管縣有賴亭

十一年傳須也弱　史記注引鄭尚書注愚懦不壯毅曰弱

胥門巢將上軍　周禮夏官帥以門名

從司馬　昭五年傳杜注夫子爲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

叔孫世爲司馬杜注從吳司馬非是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　少牢饋食禮乃燂尸俎鄭注燂温也古

文燂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禮記血腥爓祭

鄭注爓或爲燖是燖爲温煖之義左傳多古文故燖作尋服

虔解尋之言重也温也杜本服注但解尋爲重不若儀禮鄭

注之確

十三年傳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鑾旗之類有

表識者故彌庸見而知之

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王符曰有山氏魯公族姬姓

十四年傳飲酒於檀臺　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

北一里

攻閽與大門　大門公宮之大門以閽爲宮中小門推之可見

逢澤有介麋焉　水經睢水東過睢陽縣南酈元曰睢水於城

之陽積而爲逢洪陂御覽陂作澤是逢澤卽逢洪陂也開封

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辯矣

十五年傳及艮而卒　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

艮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郡國志泰山嬴縣

十六年傳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鄺元日廣延南故故城卽衞之平陽亭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

爲白公　鄺元日陂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

勝謂石乞　淮南道應訓石乞作石乙高誘注白公之黨

齊管修　後漢陰識傳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

以王如高府　淮南泰族訓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下言焚庫卽謂高府之粟也惠引淮南未詳

其徒徼之　衆經音義引郭璞爾疋舊注微謂逃竄也

十七年傳衞侯爲虎幄於藉圃　藉圃圃名杜注鑿

良夫乘衷甸兩牡　正義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此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也璉案韓非子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良夫蓋乘中甸四乘之車加於晉國上大夫二輿三乘之上如謂一車兼有兩牡是凡乘車皆有驂馬服馬何獨衷甸之車獨言兩牡乎兩馬中乘之說非是

如魚窺尾　爾疋再染謂之赬郭注淺赤鄭康成考工記注引爾疋作再染謂之窺是窺與赬同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　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是緩爲瑗從孫與注異

圉鄤　酈元曰清水又南經鄤塞東又經鄤城北古鄤子國在鄧之南鄤是鄤本鄧邑楚滅鄧故杜云楚邑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以髦以璏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鞶云馬髦飾也是繁爲馬髦之飾或以璏玉爲之非纓也

親禽顏庚　呂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爲齊之忠臣韓非子十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庚非齊之忠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之子仕爲大夫又加以五邑

廿六年傳寢於盧門之外　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門爲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七十九終

嘉應葉　輯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七十九　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庚申補刊